

王鈺清的繡語日記

女性藝術家的生存之道

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，內地當代藝術圈塔尖的藝術家，雲南藝術家佔據了半壁江山，知名人物可圈可點，雲南女性藝術家也在其中嶄露頭角。不過，年輕的女性藝術家，有自己的成績，卻常常因為婚姻、工作、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，結婚後或有了孩子便消失在藝術圈。為了做藝術，圈內大多數女性藝術家，都不得不獨善其身。王鈺清，是近年來內地當代的新銳女藝術家，從她的作品可以看到女性藝術家如何生存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



■王鈺清個人作品展覽現場。



■《日記No.9》刺繡作品。



■王鈺清早前赴瑞典3個月。

相比男性，女性更容易介入裝置藝術，她們更善於把材料當作畫筆，以經歷講述作品，以情感成就藝術，從而形成自己的藝術語言。王鈺清，是雲南代表性青年女藝術家，也是中國當代新銳女藝術家，早前受瑞典水彩博物館之邀赴瑞典。她喜歡寫日記，這種秘密的記錄，從1997年至今從未間斷，偶然間被好友發現，給了她用手去繪製、表現的建議，由此刺繡成她的畫筆，用刺繡轉化日記，成就一幅幅刺繡日記。

寫日記，是她的一種日常習慣，一種心理依賴；繡日記，是一種「癮」。密密如麻，細如絲的繡線在繡架上的紗上游弋，一針一線記錄下並創造了她的生活方式。「情緒不能立即降伏於理智，但是情緒總是能夠立即降伏於行動。」這樣緩慢足跡，成為她的創作，一種默默的折磨和承受，講述女性的內心比外表更強大，包括面對感情「任時光荏苒，時空變遷，有些人永遠留在心底」。王鈺清的創作狀態，可以看到女性藝術家的生存常態與情感方式。

文 = 香港文匯報 王 = 王鈺清

文：刺繡作品都是和日記有關係，日記對你來說是什麼？內地的女性藝術家，大多以教書，做藝術培訓班為生，如從事與藝術無關的行業，生活方式和思想觀上的衝突會非常大，當時你的生存狀況和工作中的衝突是什麼？

王：日常生活中的日記，對我來說是一種自我釋放和安慰，一種救贖。從1997年工作以後，想做的事情和日常衝突太大，日記成為了我的治療方式，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種習慣。畢業時，和我所有學藝術的學生、喜歡畫畫的人一樣，想做職業的畫家，專門從事與之相關的工作。我學的是油畫，但進入到學校，面對的是朝九晚五的工作狀態。我適應工作的過程太漫長了。當時工作上的磨練對我非常嚴酷，分到單位後，我教語文和數學，長達9年的時間不是教美術。

文：在漫長的9年適應過程中，是很痛苦的，當時你對藝術繪畫的理解和態度是什麼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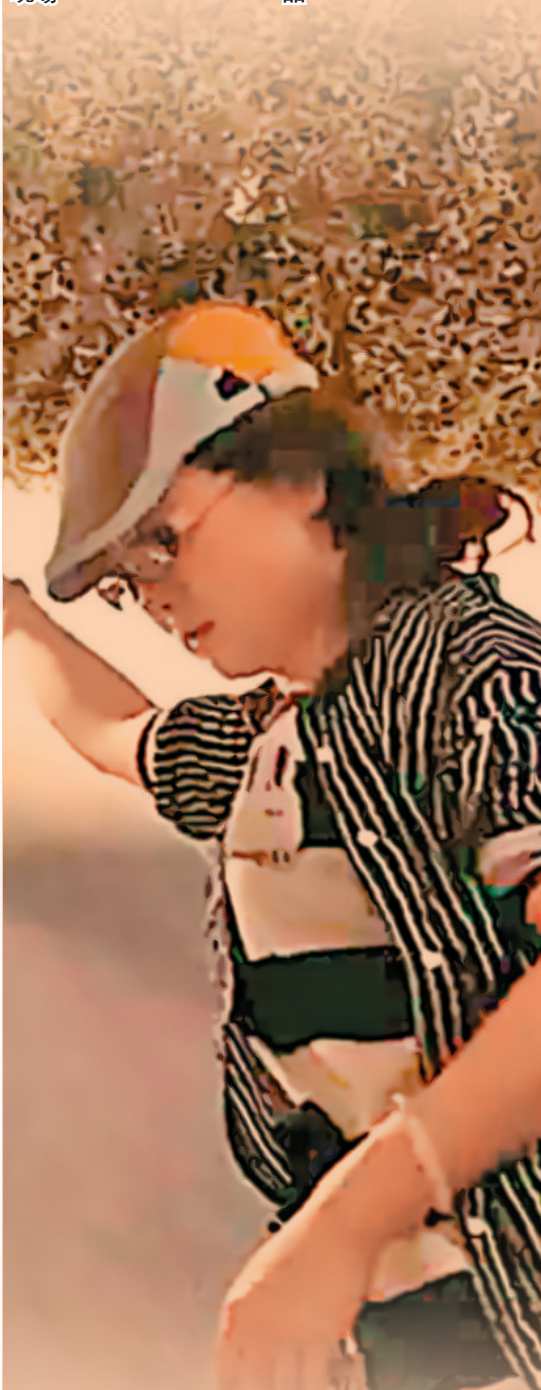
王：是的，非常痛苦，特別是前幾年，在完全封鎖的體制中很壓抑，思想上非常痛苦。那時，還沒有完全擺脫當主課老師的命運。在工作後那幾年裡，一個是工作的壓力，還有面臨家庭的壓力，因為我結婚了，新的一個人介入了我生活。加上工作壓力非常大，面對幾十個孩子，要承擔他們的數學和語文教學，每天除了備課外，還需要批改作業，接受職業上的「強化鍛煉」，因為單位編制的問題，制度的問題，這種生活狀態就持續了許多年。

書寫日記救贖心靈

文：可是話又說回來，沒有痛苦又做不了藝術。經過了9年，你依然在堅持，這9年中，你最初的想法是什麼？在這個過程中給你最大的精神支持是什麼？

王：回頭來看，生活給我的其實很有趣，日記的出現是被迫的，讓人很難受的事情，就是一種心裡的救贖，可是，卻變成了我現在創作的起點和方式。9年中，我沒有放棄過藝術，我會畫一些學生速寫和小畫及創作小稿，還在不停地閱讀各種各樣的東西，精神沒有和藝術斷開。

■王鈺清的《日記No.1》、《日記No.2》和《日記No.3》刺繡作品。



■王鈺清在佈置個人畫展。

文：從1997年到現在寫了多少本日記？刺繡日記的作品，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完成？曾經寫過的日記，現在還翻開它們嗎？比如，在那痛苦的9年記憶中，1997年、1998年的日記，還會去看嗎？看到它們的時候是什麼感覺？

王：從1997年到現在，寫了十多本，書寫方式和形式也會逐年轉變。我現在還有書寫日記的習慣，有些病態，有強迫症的感覺，總甩不掉。刺繡日記，最開始時，只能用整天的時間完成，後來對材料熟悉了，就可以用休息時間做。刺繡很慢，因為它不像畫布，有兩個面，每條線幾乎都由點組成，一行十多個字，可能需要三四十分鐘，有時甚至一兩個小時，是非常緩慢的。

翻開日記做作品，讓我很溫暖。我單獨去翻看日記的機會並不多，是刺繡日記作品時，給了自己一個機會去深入自己的過去。現在翻看它們，我可以看到自己當時的狀態，包括翻看以前的信件、照片的時候，也常常熱淚盈眶。想起來，有些事情現在都讓我覺得很心悸，不僅僅是日記承載着感情，是我們經歷的所有，都承載了我們的感情。

孤獨狀態學會放下

文：此前在瑞典水彩博物館，進行了三個月的進駐創作，感受最深的是什麼？是否覺得瑞典的生活經歷，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，改變了生活狀態？這種改變不僅僅是生活中的習慣和行為，是看待藝術方式，對藝術創作的理解，也是對刺繡的認識的改變？

王：感受最深的是，在瑞典的前兩個月，完全處於孤獨的狀態。在那個海島上，我的英語不好，幾乎不能和外界正常交流，網絡也經常中斷，基本上處於自我閱讀、完全孤獨的狀態。我覺得，這種狀態非常的寶貴，它讓我忽然接近一種比較純粹的生活，曾經嚮往的生活，回來以後，我覺得最大的變化，可能是更懂得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碎放下。我對人的認識，交往的感受，這些都繡在了最新的作品中。我找到一種新的創作方式，把日常生活中的經歷用日記表現出來，此前，所有刺繡日記作品都來自於我的書寫日記。從這裡開始，我直接把刺繡用作記錄，繡出歐洲的地圖，後面一層是用形象的符號表現我的經歷，前面地圖上用各種點，代表我走過的城市，也就是整個歐洲行程。它沒有文本的轉換，不需要從文本轉換，是直接從生活轉換成作品。

讓我感觸最深的，是對自我的認知，這個自我指的是我對自己性格的了解，對很多事情的反應，還有審視我與人相處的矛盾所在。之所以讓我感受那麼深刻，是因為不停的有矛盾、衝突存在，所以有痛苦的存在。

靈魂歌者朱哲琴的跨界人生 撿拾被遺落的傳統

「鬱鬱黃花，青青翠竹，若得清淨如明月，長空萬里了無塵」，如來如去，空靈悠遠。藝術家朱哲琴的天籟之聲，飄蕩在無錫靈山上空，萬千僧眾頓忘塵俗，如入禪境。

在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上，朱哲琴作為唯一的演出嘉賓，獻唱了這首《如來如去》。

這首歌是中國音樂家何訓田7年前為靈山梵宮音樂大典創作的佛樂，取材於佛教經典悉達多的覺悟之路，釋義「因為無處不在，所以無處不去，亦因一直都在，所以無所從去」。這也是朱哲琴的人生信條。這位十多年前憑藉《阿姐鼓》走向世界樂壇，現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「中國親善大使」的中國著名音樂人正演繹着屬於她的跨界人生。

「人應該不執着，不強求，也不應該需要人云亦云的東西。」朱哲琴說，學習智慧地生活，與超自然和迷信無關。而在當下的中國，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開始修行，尋覓精神的禪境。「伴隨經濟崛起，中國應該有一個新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復興。」

朱哲琴20多歲就奔赴廣州，在各地唱着她自己的歌曲，她創作的《丹頂鶴的故事》是中國第一環保歌曲，《阿姐鼓》是國際唱片史上第一張全球發行的中文唱片，她的音樂開啟了一個時代的音樂思潮和形式。她的歌曲、歌詞都很簡單，卻傳遞出一種力量。經筒的轉動，喇嘛的誦經聲，風鈴的搖晃和酥油燈的跳躍，這些元素在一起，是真誠的，超越世俗的。

「那些力量或能量是聽者在藝術作品中將自我認知的轉化，中國古代的禪意和詩歌都強調這種互相的作用，離音樂很近。」朱哲琴說。

期待文明回歸彰顯東方價值

用一個十年，遊走世界，滋養音樂創作語匯和哲思；再用一個十年，保護傳承中國民族文化。她走訪雲南、貴州、青海、內蒙古、西藏等地，聯合設計師、藝術家、年輕音樂人、時尚人士，共同開展當代音樂創作和當代民藝設計。

「一個創作者，看中什麼很重要，除了感官的刺激，要真正有一種脫離表層的內心的渴望和感受。」她說。

朱哲琴最大膽的一次跨界，是創建了「看見造物」平台。這是一個傳承中國造物智慧的原創設計平台，倡導「上承非奢侈」的



朱哲琴



品牌精神。

平台上，有用貴州布依族自紡手織布製成的IT包，有三千年歷史的古老紋樣，寓意先人對自然的敬畏。當中國材質、手作與當代生活需求結合，傳統工藝的活力正被逐步喚醒。

中國人的造物，品質上乘，追求精神性，這才是真正的奢侈。作為「看見造物」藝術總監的朱哲琴，想傳遞中國美學，重鑄屬於中國的生活態度和品味。

「看見造物」就是發現被遺落的文明，用當代人設計的智慧、誠實的生活態度，用中國人的美學觀念、對價值的判斷，重鑄中國當代的生活方式，使抄襲、偽西方、厭時代的方式得到改觀。「真正優秀的文化，是一代代一視同仁地對傳統推陳出新，使之成為一個健康的文化鏈條和傳承的風貌。」朱哲琴說，一個時代的人應該擁有忠誠於這個時代的文化。

「如果不把中國的造物精神，以及手工製造業真正重振起來，落實到人們的生活中，就不是真正的美學傳承。」她認為。第一首環保主題歌曲，第一張概念唱片，第一場可視化聲音展覽，第一個「看見造物」平台……創新，傳承，她一直在撿拾被遺落的傳統，並視之若珍寶——它們也許是真正的中國。

朱哲琴在這個過程中，身兼音樂家、策展人、創業者……「我從未把自己局限在一個角色中，我認為它們是相通的。這是一個自由、廣泛的世界，想像力有多馳騁，世界就有多宏闊。」這幾年，朱哲琴從未停止逐夢的腳步，努力着讓世界聽見、看見中國。「未來我希望有更多人，基於文化的自覺性而受到啟發，進入社會，重鑄生活。」她期待着經濟崛起的中國，迎來一場新的文化復興、文明回歸，彰顯東方價值，再造一個屬於中國的時代大夢。

文：新華社

黑田昌郎 執着又懷舊

聊起小時候看的動畫，便不小心暴露了年紀，可是誰的心裡，沒有住着幾個難忘的角色？日本動畫株式會社（Nippon Animation Co., Ltd.）的「世界名作劇場」系列經典名作眾多，亦陪伴香港數代人快樂成長，其中《義犬報恩》的導演黑田昌郎日前來港出席商場活動，稱讚「愉景新城40年經典卡通聖誕樂園」展覽規模超過日本，珍藏膠片原畫更是意義非凡。

聖誕樂園佔地達5,000呎，集合來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千禧年代40部卡通片，打造名著中的經典場景，包括《长腿叔叔》浪漫剪影小屋與「小郵差」體驗郵局、《湯姆歷險記》華麗聖誕樹屋、《八十日環遊世界》的飄浮熱氣球等，並展示由本地收藏家借出的100件珍藏膠片原畫和卡通產品，包括圖書、唱片、郵票、日曆、擺設等。黑田表示：「樂園空間大，裝置立體細緻，多個角色同時出現，內容豐富，展覽規模比日本大。」

動畫製作「新不如舊」

置身五彩繽紛的裝置中，問黑田最愛哪一部分？除了《義犬報恩》眾主角的3D人像外，他又指向了珍藏膠片原畫展，隨即起身取來一本，邊展示邊慨嘆：「我對這些膠片有特殊的感情，它們都是我親手碰過的東西，勾起我對那時的回憶。」現時廣泛應用的數碼動畫製作模式，他卻直言並不喜愛，認為效果不能盡如人意，顏色的鮮艷亮麗程度也大不如前，「動畫要用手畫，用心構思，逐步製作，效果才能做到最好。」



■黑田在《義犬報恩》狗公仔旁微笑。

觀察思考是創作基礎

動畫大師黑田昌郎於1956年加入東映動畫，六十至七十年代期間執導過多部大受歡迎的電視動畫，包括《鬼太郎》、《莎莉變變變》和《虎霸王》。1975年轉往日本動畫株式會社，即完成「世界名作劇場」系列的《義犬報恩》電視版，後又有《瑞士家庭漂流記》、《小飛俠》、《義犬報恩》劇場版等。談起《義犬報恩》，他表示當年工作辛苦，耗費很多精力才完成。他說：「我對狗有着特別的感情，那時家中有養德國牧羊犬，每日都留意牠的生活作息和動作，也會走到動物園，在那裡用整天的時間，欣賞和觀察各種動物。」

現年79歲的黑田現時多在大學教授動畫製作，已退休不再親自製作動畫，接觸的年輕學生也愈來愈多。電腦技術使動畫製作變得簡單，故年輕人也不夠以前勤力。他的建議是「多觀察多思考」，才能做出動作流暢的好作品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

■黑田(左)稱讚展覽規模比日本大。